

我也学会了说“管”

韩玉洁

来徐州报到那天，九月的风里还裹着未散的暑气，丝丝缕缕的热烘着我那颗雀跃又忐忑的心。中国矿业大学的“迎新”心意真切，免费接驳公交车径直通向校园，悄悄抚平了我在这陌生城市的几分局促。

刚上车，我请师傅帮我放行李，师傅爽快地应了声，听起来好像是“乖”。我心想，徐州人不仅热心，而且口音都格外亲切，真好听！后来我才明白，师傅说的是“管”，意思是“行”“可以”，类似河南话里的“中”，都有浓厚的地域特色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外地人，就是因为这个“管”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对徐州话抱有浓厚的探索欲，到处找徐州话来学。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个小故事，很有意思：相传，乾隆皇帝南巡时驻跸云龙山行宫，地方官员派衙役在行宫门前守卫，严禁闲杂人等上山。有一外地客想上山游玩，便询问能否登山，士兵回答“不管”，来客听了便大模大样地要上山，惊得衙役们刀剑齐出，差点酿成惨祸。士兵很生气：“我说‘不管’，你还上山，岂不是犯上作乱？”外地客感到委屈：“你说‘不管’，不就是说放任通行，怎么又拦上了，分明是出尔反尔！”原来，徐州话的“不管”是“不允许”的意思。看来，在徐州听懂徐州话，真的很有必要！

其实，我和徐州的缘分早在高考那年夏天就结下了。还没出分时，我和爸妈去杭州旅游，回家途中在徐

州中转。徐州东站的大，远超我的想象，我和爸妈拖着行李走了很久才找到进站口。那时的我真没想到，这个大到让人有点恼火的中转地，几个月后会成为我求学四年的第二故乡。

两年时光里，我慢慢在这座城市留下自己的足迹：清晨，我会在五点钟起床，只为登上云龙山看太阳升起，看霞光满天，也会坐地铁前往宝莲寺，吃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素面；爸妈来看望我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波光潋滟的云龙湖上划船；朋友来徐州找我玩，我们去徐州乐园体验了刺激与惊险……徐州是包容的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，无论与长辈还是同辈，在这里，人们总能找到合适的去处。

作为北方人，我毫不费力地适应了这里的气候。徐州的美食我都很喜欢，鲜香入味的地锅鸡，酥脆爽口的蒜爆鱼，尤其是滋滋冒油的烧烤，一口羊肉蘸着甜醋吃下去，简直美味至极！

这两年，“苏超”爆火出圈，让徐州“徐老大”的称号广为流传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徐州是帝王之乡，古彭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徐州人直率豪爽、重情重义的性格。这份江湖气，我实实在在感受过。

那是我刚到矿大的时候，晚上去南门外的夜市闲逛，准备返回时发现共享电动车已经没有了，只好走着回去。那条街黑漆漆的，我正在抱怨路灯都不给修

时，一辆电动车停在了我身边。我定睛一看是一位阿姨，她用徐州话在跟我说着什么，好像在问我是不是矿大学生，我迷茫地点点头。看我没完全听懂，阿姨又放慢语速“我也在矿大嘞”，说着还指了指自己的后座。理解意思的我毫不犹豫就上了车，原本的担惊受怕，变成了踏实的安全感。那位阿姨稳稳地把电动车停在我的宿舍楼前，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我心里暖暖的，真切感受到了徐州人的热心、仗义。

普通人的善意藏在街头巷尾，长时间生活下来，这座城市刻在日常里的文明自觉，更让我心生触动。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：我老家的人骑电动车只在应付检查时才会戴头盔，可徐州本地人骑电动车几乎都戴头盔，不戴的反而成了少数。大家把戴头盔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，没必要提起，也不用刻意去做。起初，我还曾为不戴头盔而沾沾自喜，渐渐地，每当在路口等待时，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心虚，大家整整齐齐的五颜六色的“蘑菇头”确实可爱多了。徐州没教我戴头盔，却教给我什么叫作“自觉”。

如今，虽然我还没能完全听懂徐州话，但当室友约我出游时，我已经可以很自然地回一句：“管！”往后两年，我还会继续穿梭在徐州的城市街巷，慢慢听懂更多的徐州话，感受更多温情，带着我的热忱和自觉，真正融进这片温暖的土地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老妇道：“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，同这小哥一起来的还有两男一女，我瞧得出那丫头对小哥有意，但是正因如此，另外两个青年男子对小哥恨之入骨，我担心他们随时会来伤害小哥。”

老汉道：“老婆子分析得有道理，只是这小哥武功尽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受了伤，让他随我去反而碍事，倒不如让他在此等候，我自行去采摘回来便是。”

老妇道：“这山上山下都是前来寻找小塔黄的人，万一他们将小塔黄抢了去，你又能如何？”

歌儿气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些人简直就是强盗，我与爹爹一路上被拦截了好几次，原本采的四颗大塔黄，如今被他们抢得只剩下一颗了。”

老汉道：“小哥与我一起去，万一被那些中原人士认出，恐怕难以活命。”

吕思道：“我若没有小塔黄疗伤，活着也是无益。生死有命，请老伯带上我一起前往吧。”

老汉想了想道：“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带上你，不过你得乔装打扮一下。小哥皮肤洁白细腻，不输少女，还是改作女装为好，这样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了。只是委屈了小哥。”吕思心中感慨万千道：“哪有什么委屈，只是麻烦老婆婆了。”

老妇外出借来一身羌族少女服饰，让吕思进内室更换。片刻后，吕思从内室走了出来。老妇一家三口瞧得呆了，吕思见状尴尬不已。老妇赞道：“小哥此身装扮，真是俏丽脱俗。”

吕思低声道：“为了苟且偷生，不得不作此装扮，真是愧煞先人！”

老汉安慰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吃得了苦，受得了穷，方能成就大事。小哥日后必将功成名就。”

吕思叹道：“我不求功名，只盼报得父母大仇，洗掉冤屈，恢复清白名声，就知足了。”又向老汉一家三口躬身施礼道：“我们相识一场，还没有请教老伯一家名姓呢。”老汉微笑道：“我姓韩名图，老婆子姓庞名娥，我儿叫韩歌。”

吕思听后问道：“适才见的两个孩童，应是韩大哥的二位公子吧？怎么没有见到韩家嫂嫂呢？”

韩图叹道：“儿媳去年得肺病病死了，可怜我这两个孙儿了。”

吕思歉意道：“实在对不住，晚生让你们想起了伤心之事。”

第十二章

他们吃过饭后，太阳已经西沉，韩图父子领着吕思，一起向大雪山行去。

房婷一路飞奔来到金沙江岸边，望着碧波如洗的河水，她扑倒在地放声大哭，口中嘶吼道：“吕思，小淫贼，我恨你！你为何要做出这丧尽天良之事！”

文章鱼和赵宇上追到岸边，房婷的嘶吼声清晰地传入他们的耳中，二人既感心酸又感欣慰。心酸的是小师妹的心中满是吕思，欣慰的是小师妹与吕思终究不可能走到一起。

文章鱼和赵宇上远远地瞧着房婷，直到她不再哭泣方才跑上前去。文章鱼向房婷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想必饿坏了，我来给你捉鱼吃吧。”

房婷抱膝坐在地上，眼睛直直地瞧向水面，水面上不时浮现吕思英俊的面庞，房婷气得抓起一块小石头向水面砸去。赵宇上坐在房婷身边强笑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快些让大师兄变身吧，让他的触角都伸展开来，给我们捉鱼吃。”

房婷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这是他们二人自小以来打趣文章鱼的闲话，每当房婷不开心时，赵宇上都会说出这句话逗她开心。幼时，文章鱼不懂爱情，每当房婷和赵宇上拿他的名字取乐，他都会为此与他们二人大打出手。长大后，他的心思变了，小师妹再拿他的名字取乐时，他的心中竟有说不出的开心。

房婷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，文章鱼和赵宇上呆坐在她的身边，不知如何安慰。房婷哭累了，瞧向文章鱼道：“你还坐着干什么，想饿死我吗？”

文章鱼见房婷不再哭泣，心中高兴道：“是，小师妹稍等片刻，鱼儿马上就到！”言毕，飞身向河边跑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那趟慢火车

吴永谷

第一次坐火车，是十多年前父亲带我回重庆。他用一根木棍挑着两个蛇皮袋，里面鼓鼓囊囊塞着草药、花椒等特产。我仰着头问：“爸，你拿那么多东西，咱们咋赶路嘛？”他笑说：“扛上火车就轻松了。”

那天，我们在月台上一节一节车厢往前走。透过车窗，我居然看到有床铺，觉得稀奇，就问父亲，火车上咋那么多床？他低头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幺儿，那是卧铺，可以躺在床上坐车，要贵些。咱们坐的是硬座，便宜。”说完，他有些心疼地看着我。我那时哪里懂得生活的轻重，蹦蹦跳跳跟在后面说：“爸，等我长大赚钱了，咱俩也买卧铺，去好多好多地方。”他耸了耸肩上的担子，笑着大声说：“好！”

上了火车，我们面对面两排座位，中间一张小桌子。父亲很快就和邻座的一位叔叔聊开了，像是遇到了旧相识。没多久，叔叔摸出一瓶酒，父亲拿出花生米，两人就那么喝上了。后来，周围几个人纷纷凑过来，几个天南地北的陌生人，竟热热闹闹地聊着，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。

我趴在窗边，好奇地往外看，看到成片的麦地、橘子林，还有山坡上的牛群羊群，都兴奋得不行，一声一声喊着父亲过来看。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睡梦里被父亲叫醒，我一下子站起来，以为到了，结果他指着窗外说：“幺儿，到攀枝花了，到了这就是四川地界了。”我当时还有些不高兴，觉得被扰了瞌睡。

那天，父亲大概是聊得高兴了，竟给我买了几个橘子，以往他从不舍得买。那次的橘子特别甜，我觉得坐火车真是太好了，什么东西都格外好吃。不过，那之后好多年，我再没坐过火车。直到3个月前，父亲去世，我回重庆办身后事。临时买票，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票。一上车，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，回忆随之袭来。

餐车推过来时，我买了牛肉干和几个橘子。刚吃了一口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。牛肉干是父亲当年很想买一包下酒，可嫌贵终究没舍得买的。橘子同那次一样黄橙橙的，但吃在嘴里总觉得有几分酸涩。

我转过头，看着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过，身边的人来了又去。忽然觉得，有些路，是应该慢下来走的。就像这趟火车，身边的人虽然不一样了，可那种朴实、善良和热情的氛围一直都在，载着我一次次在回忆中被温暖，被拥抱……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